

一碗刀削面里的光阴

王越

春节又至,变的是不断增长的年龄,不变的是桌上家的味道。而今30岁的我,离开家乡十余载,对于年最深的期盼,就是家乡的那碗刀削面。

刀削面,这三个字在我心里,从来都不只是一道面食。它是故乡的符号,是年的味道,是时光的印记。

小时候,每年正月初二随母亲回娘家,都会在舅舅的面馆吃一碗刀削面。面馆不大,却总是热气腾腾。舅舅站在灶台前,手中的面团在他掌心里仿佛有了生命。削面刀轻轻一划,面片便如银色的柳叶,在空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,然后轻盈地落入沸水中。那情景,像精心编排的舞蹈,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,每一片面都带着韵律。

“削面要快,要准。”舅舅常说,“但最重要的是心要静。”

那时的我还不懂这话的深意,只觉得舅舅削面的样子特别神气。面团在他手中温顺得像只绵羊,削面刀起落之间,面片便如雪花般飘落。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响着,蒸气模糊了舅舅的脸,却让他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。

臊子的香气总是最先飘出来的。舅舅做的臊子是用五花肉慢火煸炒,再浇上一勺老汤,那香味,能顺着街道飘出老远。面出锅时,撒上一把葱花、少许香菜,淋上醋和辣椒油,再配上茶叶蛋、豆腐干,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刀削面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年夜饭的餐桌上,刀削面总是压轴登场。大人们推杯换盏,孩子们嬉笑打闹,这碗面一上桌,所有人便安静下来。面条滑入口中,外滑内韧,臊子的鲜香在唇齿间流转。热气模糊了眼镜,却让心更清明。那一刻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碗面抚平了。

如今在异乡,每逢年关,我总会寻一家山西面馆。可无论面多地道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少的不是味道,而是舅舅削面时专注的神情,是姥姥在一旁絮絮的叮咛,是满屋子蒸腾的热气里,那份浓浓的亲情。

几年前,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,舅舅的面馆还在老地方。见我来,他二话不说就系上围裙进了厨房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突然发现他的动作不如从前利索了,但削面的手法依然娴熟,面片落入沸水的声音,还是那么入耳。

“尝尝,看还是不是那个味儿。”舅舅将面端到我面前。我夹起一筷子面,热气扑面而来。这熟悉的味道,引起了太多的回忆,瞬间击穿了所有的防线。舅舅的手艺没变,变的是我们。他的白发多了,我的乡愁浓了。

面馆里人来人往,有老街坊,也有新顾客。他们或独自一人,或三五成群,都在这碗面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年味。我突然明白,年味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随着时光流转,在记忆与现实之间不断重塑。但无论如何变迁,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,比如这碗刀削面里的温情,比如舅舅削面时的专注,比如家人团聚时的欢声笑语。

如今,每当我在外地吃到一碗刀削面,面香氤氲中,常常会回到那个充满年味的厨房,听见锅里的水在沸腾,看见面片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这碗面,承载的不仅是味觉的记忆,更是一抹绵长的乡愁,一捧对故乡的眷恋,一份对年的期盼。年味,或许就是这样,在记忆与现实之间,在故乡与异乡之间,在一碗刀削面里,永远温热,永远醇香。

滚烫的兄弟情

范淑文

大年初六这天,我们来到苗志忠的新家团聚。扑鼻的饭香味儿弥漫在空中,苗志忠正在厨房里忙着蒸炒炖煮,屋子里浓香四溢。女主人高莲忙着摆盘上桌,一会儿工夫,荤素相间、色香味美的二十多道菜摆满了餐桌。

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赵炳和带着一家六口进门了。赵炳和的女儿给第三代每人一份节日礼盒。

在苗志忠家聚餐,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十年前的大年初六,是在他的旧家,热气腾腾的饭菜驱走了屋外的寒冷。

苗志忠、赵炳和、霍锁斤与我爱人阎聚福四兄弟的情谊,走过了半个世纪。他们虽是同学,却情同手足。

爱人回想起了我们刚结婚时,住在一间逼仄的小平房里,没有厨房。三兄弟见状,在海子边找到一堆拆房子废弃的旧门窗和砖头,哥仨推着小平车,连夜送到我家,搬砖、和泥、码线、砌墙……几天后,崭新的厨房就搭好了。

高莲想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。那是1978年11月的一天,大雪下个不停,苗志忠刚领到入伍通知书,要求3日之内去古交镇城底公社报到。当时交通不便,公交车也因为降雪停运了,全家人又喜又愁。爱人阎聚福闻讯后,鼓励苗志忠:“走也

要走过去!明天我陪你上山!”当时,从太原到古交要翻五六座山,少说也有上百公里的路程。第二天一早,哥俩备好所需物品,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,徒步赶往西山。幸好途中巧遇一辆去镇城底的军车,才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。

多年以后,四兄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他们带着各自的妻儿,来到当年插队时相识相处的地方。看着破烂的茅屋、脱落的门窗、院子里没过胸口的杂草,听着父辈的艰难经历,孩子们都感叹这来之不易的友情。四个孩子大学毕业后相继成家,多年来,他们延续了父辈的友情,在生活中相互守望,相互支持。

霍锁斤是四兄弟中最不善言辞的。不幸的是,2019年4月,霍锁斤突然病危,三兄弟急赴医院,拉着他的手,送他离开人世,又连夜为他张罗后事。之后的几年里,大家格外关心他的女儿燕燕,想方设法帮燕燕找工作,直到得知燕燕在邮政局有了正式工作,三兄弟一直惦念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”墙上悬挂着阎聚福为苗家书写的《陋室铭》,散发着墨香,展示着主人美好的德行和温馨的生活。



回乡探母

周昌艳

春节前夕,为了去看望我八十高龄的母亲,孩子爸多请了几天假,我提前订好票,踏上了回乡的路途。

娘家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县,与应县相距约两千公里。岁末年初,北方寒气逼人、冰天雪地,老家却气温适中,只在早晚时有些阴冷潮湿。

一路上,碧绿的油菜、冬叶菜遍布乡村田野,与远近起伏的山峦、错落有致的民房、蜿蜒曲折的乡道融合,组成一幅幅精美的山乡画卷,一种久违的惊喜和亲切扑面而来。

一早赶到了县城的哥哥家里,却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。哥哥说:“她临时决定,要回乡下老屋做一锅甜酒糟给你们吃。甜酒糟发酵需要时间,得两天后才能赶来。”

见不到母亲,我心里空落落的。尽管已经知道她一半天不会回来,可我还是每隔一会儿,就不由自主地望向楼下,幻想着母亲能突然出现在那里……

第二天上午,我如常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只听电话那头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:“艳艳,快下来帮我拿东西,我在楼下。”迅速开门冲下楼,只见瘦弱的母亲背着两个大大的蛇皮袋子,手里端着一个很有分量的盆子,正摇摇晃晃地走在楼梯上。我怔住了,瞬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裹挟着,是愧疚,更是心疼……

母亲没有发现我的异常,开心地进了家门,迫不及待地开始“展览”她带来的宝贝:萝卜、白菜、韭菜、莴笋、香菜、鱼干、腊肠、腊肉,还有两只清理好的乌鸡,以及刚刚发酵好的甜酒糟。看着母亲佝偻的腰肢、满头的白发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每次我们回家,她都满心欢喜,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我们吃。

当天晚上,她就催着嫂子清蒸了一只乌鸡。嫂子做饭的时候,我放了母亲喜欢看的红色题材电视剧,却不由地盯着她的手出神。

这是一双长年累月握着粗拙农具的手,一双岁月留下沧桑印记的手,一双深深刻在我心上的手。那一刻,我莫名地难受。她总共也没认得几个字,却把我抚育成如今的模样。我能有今天的幸福,都是她这双千沟万壑、老茧遍布的手托举起来的呀!

晚饭时,她坐在旁边久久不动筷子,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,眼神里充满了慈爱。

晚上我想休息,母亲却没有丝毫睡意,有话没话地和我唠叨,说家里的事情、村里的事情、地里的事情、小时候和现在的事情……时近凌晨,我失眠了,母亲却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我给她掖了掖被角,轻手轻脚地下了床,望向窗外的夜空。那时候,我真希望母亲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视线范围内,如果一直有机会听她这样说话,该有多好……

返程那天,母亲起得特别早,一直在说:“一下子又要走了,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?”

我发现她的腰肢更加佝偻了。她看着我的时候,眼里满是因离别而惆怅的眼神。

我不好回答。回来的时间真的太少,而母亲也真的老了,她真的每天都很想与儿女说说家长里短。

我想,我要珍惜母亲余生的每一天,要尽可能常回家看看,常给她打打电话,有事没事,拉呱拉呱!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责编 常淑娟 史慧 立君 联系电话:8222059